

## 《国风·王风·君子于役》：谈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暝色起愁” ——兼谈黄昏美学的二重性

16300110028 中文系 谈心怡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诗文中存在着“暝色起愁”的抒情范式，日暮黄昏衍化为诗人符号化、艺术化的苍凉生命，成为中国诗人的自然观与时间观的交汇点。诗经中的《国风·王风·君子于役》被看作“暝色起愁”传统的开端，此后该传统中的黄昏意象又历经一系列的发展流变，最终走向成熟。中国古代黄昏美学兼具凄婉与温情，这样的二重性在《君子于役》所代表的“日暮催归”主题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诗经 《君子于役》 “暝色起愁” 文学传统 黄昏美学

**正文：**

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发天地之原声，开创了诸多文学母题。这些母题已经成为一些特定情感的标示，引发着千百年来文人的情感共振，逐渐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现象，并外化为一种文学传统。譬如“暝色起愁”的文学传统，便是自《诗经》发端而来的。

### 一、《君子于役》与“暝色起愁”传统

#### 1. 《君子于役》：“暝色起愁”传统的源头

《文心雕龙·物色》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黄昏”不止是一个冰冷的时间名词，昭示着白昼的凋零与黑夜的生长，也不止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象，单单在感官层面予人以审美的波动。它摇动诗人的心旌，催生诗人对自身命运的感怀。更甚者，日暮黄昏从引发诗人愁思的“触媒剂”渐渐衍化为诗人符号化、艺术化的苍凉生命。它凝结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大致按照同样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和悲伤的残留物<sup>1</sup>，作为文化基因积淀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这样的文化基因渗透进文学创作而得以外化，突出的表现便是中国古代诗文中“暝色起愁”的抒情范式。

所谓“暝色起愁”，是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总结出的传统，传统的源头便是诗经里的《国风·王风·君子于役》。

国风·王风·君子于役

<sup>1</sup> 李文佳：《唐诗黄昏意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清人许瑶光在《雪门诗钞》中即对这样的源头有所定义：“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

之后，诗文曲赋中描写黄昏增愁的诗文俯拾皆是。“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司马相如《长门赋》）、“愁因薄暮起”（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开日又西”（白居易《归妇》）、“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赵令畤《清平乐·春风依旧》）、“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钱谦益《初学堂·秋室燕誉堂话旧事有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暝色起愁”也发展为中国文学中颇有代表性的传统。

## 2. “暝色起愁”传统的发展简述

值得一提的是，“暝色起愁”的传统中，黄昏意象的意蕴在发展中不断丰富，艺术运用手法也在不断成熟。

“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中的“日落”是场景的实写，“怀人”是由实景引发的情感。因此，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评价《君子于役》“傍晚怀人，真情真景”。由此可见，诗经中的“黄昏”偏重写实、比兴的描写，所起之愁也多为男女相思之情。

而到了《楚辞》，黄昏意象便从比兴作用渐渐发展为象征隐喻。黄昏不再单纯是时间、自然环境的客观描写，或指社会黑暗，或以日之将暮指“人之将老”、“国之衰微”。

此外，《楚辞》丰富了“暝色起愁”的意蕴内涵，黄昏带来的不仅是怀人之情，也有年老迟暮、日暮途穷的慨叹。前者如《天问》中写“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洪兴祖补注云：“薄暮，日欲晚，喻年将老矣。”后者如“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天暮日晚，象征着岁月时日的匆迫；路远天阔，象征着理想的难以达成，这“日暮”与“路

远”的象征，从先秦屈原《离骚》已成为中国诗中的一种象征“原型”<sup>2</sup>。

魏晋时期，黄昏意象灌注了诗人对人生的哲学思考，继承并发展了《楚辞》中黄昏意象表现人生短促的方面。如“朝阳忽蹉跎，盛衰在须臾”（阮籍《咏怀诗》二十七）、“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刘琨《重赠卢谌》），太阳的陨落象征着人生的倏忽而逝，继而带来浓郁的无常、悲怆之感。这是“暝色起愁”意蕴的又一重增补。

到了唐代，黄昏意象俨然已经成为诗人符号化、艺术化的悲凉生命。在“暝色起愁”的内涵上，也集前代之大成。除思妇催归外，随黄昏的暮霭席卷而来的，亦可能是悲慨凄凉的咏古情怀（韦应物《阊门怀古》：“凄凉千古事，日暮倚阊门”）、天涯漂泊踽踽独行的羁愁旅恨（韦庄《过当涂县》：“夕阳谁共感，寒鹭立汀洲”）、凄怆感伤的离愁别恨（许浑《谢亭送别》：“日暮酒醒人已远，漫天风雨下西楼”）……至此，“暝色起愁”传统发展到了最高点。

### 3. “暝色起愁”的成因

究竟缘何“最难消遣是昏黄”呢？钱锺书先生对此加以解释：“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昏黄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sup>3</sup>

然而为何恰恰在昏黄时分，触绪会纷至沓来呢？如孟浩然诗《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客愁实际上时时都有，际遇之不顺想必时时都笼罩心头，但这些愁绪每到傍晚便会如新生一般尖锐。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中国古代文学生长于古老农耕文明，《诗经》是彻底的农业审美。站在土地上的人相信有稳定的自然周期，他的情感周期与自然周期会合在一起，遵循一种“七月流火，八月萑苇……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国风·豳风·七月》）式的自然规律。

因此，《君子于役》里写“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黄昏来临之际，牛羊家禽回到圈栏，而人亦遵守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定则。此刻天地间的万物都在朝居所归聚，呈向心趋势，而诗中那位农妇的丈夫却犹在远方。农妇生活中的缺损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强烈，由此愁思乍起，真真叫人“如之何勿思”！当诗中的叙述主体由思念远人的妇人转换为思归不得的游子，也是同样的道理。

<sup>2</sup> 黄永武著. 中国诗学. 巨流图书公司, 民国 73 年.

<sup>3</sup> 钱锺书著. 管锥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年.

其二，便要谈及中国人传统的自然观。基于一些著名汉学家的研究，我们发现中西诗歌中体现出的自然意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西方诗人常常认为自然与人生对立，一再怀疑自然山水的不能自足，而有待诗人的智心的活动去调停及赋予意义<sup>4</sup>。在诗中，他们常作抽象概念的缕述，设法将外物与内心世界用分析性的语言接连起来<sup>5</sup>。而中国会有如此多类似《回车驾言迈》（“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的古诗，中国诗人则常常认为自然与人生同一，自然的变化是诱发诗人察知生命变化的契机。如刘若愚在《中国文学艺术精华》中所说，“自然与人生的关系在中国诗歌中正如在中国哲学中一样，是极为重要的。大部分中国诗人视人生为自然的一部分。”

那么便顺理成章。人生与自然同一，人生与自然便服从同样的变化规律，如刘若愚所言，“自然的节奏清楚地表现为与人生的节奏相平行。”由此，人生与自然之间将会存在微妙的共感，一天的迟暮会唤起对人生迟暮的感喟。在这一点上，中国诗人对“秋天”的敏感本质上与对“黄昏”的敏感也是共通的——日之将尽与年之将尽都会唤起敏感诗心的共鸣。傅道彬先生对此评述，“时间上的晚、空间上的远构成了黄昏意象里诗人的悲剧式心态，但应该看到这种时空一体的悲凉，从根本上还是由时间上的日暮引起的。”<sup>6</sup>

由此，“黄昏”成为中国诗人的自然观与时间观的交汇点。死亡迫近的忧惧、时代历史的苍凉、蹉跎岁月的悲哀、天涯漂泊的孤寂、虚无缥缈的生命体验……皆从此出。

## 二、从“日暮催归”主题看黄昏美学的二重性

中国古典黄昏美学既不是纯喜剧的狂热，也不是纯悲剧的绝望，而是温馨与悲凉同在，愉悦与凄婉并存的感伤美学。<sup>7</sup>放眼观去，文学传统中岔出的枝桠里，最能体现出黄昏美学这种二重性的，恐怕是由《君子于役》一脉相承的“日暮催归”了。

百鸟归巢，万物以向心趋势归聚，也许“我”或“我的爱人”也应当回到家里。但“我”是远行的游子，思归不得；“我”是翘首的思妇，爱人在远方还没有回来。这时“我”便不可避免地感到悲伤。

<sup>4</sup> 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0页。

<sup>5</sup> 同上

<sup>6</sup> 傅道彬：《黄昏与中国文学的日暮情思》，《中国文化》，1992年07期。

<sup>7</sup> 同上

由此，“日暮催归”的命题衍生出两类主题。一类是“等人归”，即黄昏闺怨，如《君子于役》中的思妇，亦如“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温庭筠《梦江南》），“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晏殊《清平乐·红笺小字》）。另一类是“自己思归不得”，即羁旅情思，如“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这些诗句中能轻易咀嚼出感伤，上文笔者也对其成因进行了阐释，但其中的温情意味或许需要反复思量。仍以《君子于役》为例，它表达出人对幸福的理解，即是平静的日常生活。黄昏的时候，鸡回来了，牛回来了，爱人亦然。而在这首诗中，这样的幸福偏偏没有得到，呈现的是一种怅然空落的生命状态，一个悬空的愿望。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咀嚼出美好的东西来。

傅道彬先生曾将日暮催归的结构列成一张图表。日暮催归的正题是“归”，表现形式通常为“渔樵晚归”、“翩翩归鸟”、“寂寂回云”等，主体的心理反应是“宁静、温馨”。而反题则是“不归”，表现形式有“黄昏闺怨”、“斜阳羁旅”、“日暮送别”等，主体的心理反应则是“失意悲凉”。正反题之间的对照越大，作品情感的张力也就越大。显然，《君子于役》呈现的是“黄昏闺怨”的反题。

然而，反题对正题的逆向发展绝不意味着正题意义的失效。恰恰相反，反题之所以有意义，刚好证明了正题的意义潜在地起作用，无论正题反题，它们都表现了文学的回归主题。<sup>8</sup>

换言之，这些怅然空落的生命状态、这些悬空的愿望本身也是美好的，因为“悬空的愿望”也是一种愿望。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知道自己能希冀什么。而人所希冀的事物，“希冀”这一行为本身，乃至人拥有的去希冀某些事物的能力，这些无一不是美好的。无论是黄昏闺怨还是羁旅情思，它们之所以温情，是因为有人可思而不至于落入庞大的虚无中。

中国文学内在存在着一种虚无主义，从黄昏意象的其他意蕴中也能窥见一二。“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年不再来，百年忽我遒”（曹植《野田黄雀行》），当夕阳成为时间流逝岁月蹉跎的象征，人不免就此探寻起人生的荒诞与虚妄。但“日暮催归”母题是由现世的温情促发的怅惘，哀婉但绝非无可寄托。这样的愁绪温吞而绵实，不像探询终极命题那般飘渺、尖锐。寻溯到根源，它们既不是虚

<sup>8</sup>傅道彬：《黄昏与中国文学的日暮情思》，《中国文化》，1992年07期。

无，也不绕着庞大的虚无打旋，而在现世有非常踏实的落点，这种落点便让人感动。

虽然《君子于役》中的思妇挂念的是外出征战的丈夫，生死未卜的不确定性或使“等待”的情感基调发生根本变化。但对照裴羽仙的《哭夫二首》，“良人平昔逐蕃浑，力战轻行出塞门。从此不归成万古，空留贱妾怨黄昏。”相较“不归成万古”的“盖棺定论”，即使丈夫生死未卜，《君子于役》中思妇悬空的期待也平增了几分温情。

此外，作为自然界的黄昏(夕阳)，其自身特质无疑具有两种属性，第一，它具有浓重的绚丽色彩和光芒；第二，它临近日暮，走向黄昏，走向沉没。对夕阳的前种属性进行审美判断，自然认为夕阳是美好的，产生响应的美好愉悦情绪；对夕阳的后种属性进行判断，自然认为夕阳是速衰的<sup>9</sup>，诗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心态来选择其象征意义。在这样的设想下，日暮夕色本身是浓厚绚丽的。即使诗人选择了速衰的象征意义，它带来的也不是肃杀本身，而是对肃杀将至的预示。即使是一种濒死的温暖，毕竟还是同黑夜的死寂相去甚远。

这恰为温情一说的阐释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夕阳浓丽，尚且还有一点温度，眼下还不是肃杀末世的景致，只是白昼快要沉没了；我挂念着远方的人，想必远方的人也在挂念我，只是我们暂时不能相聚罢了；心里有一点惘然，可能再多一点悲伤，但也不至于放声哀哭，长叹一声就可以了。在日暮催归的文学传统里，一切都没有发展到最高点。所谓“哀而不伤”，所谓“温柔敦厚”，可见一斑。

另外，倘若对文学中的“回归”主题持一种更具超越性的理解，这或许不仅是对个人小家的回归，也是对文明的精神回归——并因文明“有家可归”而感到形而上的安心。思及此，便是一种更为广袤的感动了。

### 三、结语

黄昏意象是我们管窥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一个缺口，作为文化基因积淀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日暮黄昏从引发诗人愁思的“触媒剂”渐渐衍化为诗人符号化、艺术化的苍凉生命，渗透进文学创作而得以外化，表现为中国古代诗文中“暝色起愁”的抒情范式。在其派生出的“日暮催归”主题下，黄昏美学兼具哀婉与温情的二重性，恰与中国传统文化微妙契合，具有永恒的文化生命力。

<sup>9</sup>任海天. 北方论丛. 《北方论丛》编辑部, 1979年

## 参考文献

- [1] 李文佳. 《唐诗黄昏意象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13 年.
- [2] 黄永武著. 中国诗学. 巨流图书公司, 民国 73 年.
- [3] 钱钟书著. 管锥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年.
- [4] 任海天. 北方论丛. 《北方论丛》编辑部, 1979 年.
- [5] 邵毅平. 《诗歌——智慧的水珠》.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 [6] 傅道彬. 《黄昏与中国文学的日暮情思》. 《中国文化》, 1992 年 07 期.

## 二、 尝试写作近体诗或词一首，要求尽可能符合格律要求。

### 金陵怀古

萋草青青荒古道，洪永故地晚风急。  
 何处白虎鸿胪觅？尽馀乌鹊旧枝依。  
 石垣壁刻皆难辨，烟柳溪桥不复昔。  
 故人纵驾黄鹤去，依旧青苔与翠笛。

## 三、从唐诗中自行选择你所喜欢的三组对句（标明作者与篇名），分别去除其中一句，重新为之拟写对句（不得使用电子软件，违规者不得分）。

1. 座中醉客延醒客，帘外阴风复好风。（李商隐《杜工部蜀中离席》）
2. 池光不定花光乱，暮云初霁晓云开。（李商隐《当句有对》）
3. 愁逐野云销不尽，思载春水去难平。（张泌《春夕言怀》）

## 四、请简要列出参与课外讨论等相关学习活动的情况。

### （一）诗经与中国传统文化

1. 发表主要讨论稿《〈君子于役〉——谈“暝色起愁”与黄昏美学的二重性》（约四千字），并与同学积极展开讨论。
2. 在邢岳同学主题帖《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由〈诗经〉起谈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水与爱情》中简要发言（约八百字）。

### （二）四言诗与五言诗的比较

在孙芳轩同学主题帖《从四言诗与五言诗的比较看中国诗歌文学传统》中参与讨论，简要发言（约六百字）。

### （三）唐诗的风格

在李进之同学主题帖《生命因短暂而美好——从〈春江花月夜〉窥大唐气象》中参与讨论，简要发言。

### （四）诗与词的分野

在孙芳轩同学主题帖《从李后主词看词对诗的开拓与承袭》中简要发言。

### （五）读《红楼梦》香菱学诗

在林昱凯同学主题帖《在不诗意的世界里学诗——读〈香菱学诗〉有感》中参与讨论，简要发言（约五百字）。